

优化清掏路线、干活做到“三净”、总结技术诀窍，清掏工苏广林——

# 掏粪掏了36年，他还在琢磨“新门道”

本报记者 刘旭

10月13日8时，已过寒露的沈阳寒意十足。沈阳中山公园南侧公厕附近的排污窨井边停着一辆排污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清掏工苏广林来到车尾，把40多公斤重、10米长的吸粪管抱下车，走向井口。

拉开井盖，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但苏广林早已习以为常。今年58岁的苏广林负责清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的46个公共厕所，这份“有味道”的工作他已经干了36年。

苏广林一家被同事们称作“环卫之家”——8口中，有6人都在从事环卫工作。1985年，苏广林在父亲影响下投身环卫事业，参与并见证了公厕从“四下漏风”到清洁智能的飞跃。

如今，工作环境好了、劳动强度降低了，老苏却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是父亲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站在粪井旁，苏广林先用耙子将浓粪打稀，再将软管放入井内，粪水被软管吸得打干了旋儿。

“粪管插进粪面下约10厘米深，粪水才会‘听话’。太深，软管会被粪便堵死，太浅，吸进空气，会浪费抽粪车资源。”苏广林说，这是抽粪的基本功。

2018年，原沈阳市和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改制，作为少数的在编人员，苏广林可以选择留在原单位等待分配工作，有可能还有机会转入管理岗。但他却出乎预料地选择进入沈阳玉禾田环境管理有限公司，继续干清掏的活儿。

“要是转岗，指定能当个‘长’，可他非要把这屎尿屁混。”跟车的环卫工王雨和觉得苏广林有些傻。

每每此时，他总是笑着反驳：“我爸爸了一辈子环卫没嫌累，我比他可差远了。”

其实，当时55岁的苏广林想法很简单，“转岗的话，之前积累的经验、技能就白瞎了，不干完这几年可惜了。我想跟父亲一样干一辈子环卫。”

在苏广林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个印有红色“奖”字的搪瓷缸，这是父亲1979年被评为沈阳市环卫先进工作者时奖励的。“这是父亲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苏广林说。

G 人来人往

## 工作的边界就是努力的境界

陈华

一直在想，如果一项工作很普通，门槛不高，大多数人都会做，应该如何区别做得优秀和做得一般呢？

清掏工苏广林用他最朴实的方式在这个维度给出了回答。

苏广林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别人处理公厕异物卡堵时，是用电钻打一个大洞，而苏广林则是在蹲坑排水管正上方钻一个小眼。掏取异物时，小眼比大洞要麻烦

在苏广林记忆中，小时候一推开窗，就能看到父亲的工作单位——沈阳市环卫局。20世纪70年代初，沈阳市环卫局铁西汽车一队有七八十台汽车，是市里的“车辆大户”。那个年代，路面上汽车很少，而苏广林不仅坐过车，还经常坐车跟着父亲到农村运送垃圾，这让他在小伙伴面前觉得很骄傲。父亲单位发的劳保用品——崭新的鸭绒服、羊皮手套，更让他羡慕不已。

1985年5月，苏广林在父亲的影响下投身环卫事业。

### 以前靠体力，现在巧活儿

苏广林是清掏车司机，父亲和姐夫是清运工，姐姐是跟车工，哥哥是汽车维修工，嫂子是垃圾处理收费员，一家8口人里，有6人都在从事环卫工作。因此，全家没过过一个团圆年——过年总会有要上班，而休息的人，匆匆吃过年夜饭也要返岗。

“看我几点下班，回家后的疲劳程度，家人就知道我当天的工作量有多大。”苏广林说，同为环卫人的家人们更能理解自己的辛苦。

20世纪90年代初，沈阳市和平区有900多座公厕，大多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夏季，厕所臭味难闻，苏广林就不定期拉来清水，注入深坑稀释粪便，再把人为丢弃的杂物打捞上来，装入编织袋运走；冬季粪便容易结冰，苏广林就直接跳到冰面上，用尖铲把粪便铲除，清理完一个厕所，他浑身上下都冒着热气，喝一口杯子里的水，却已经结了冰碴直刺嗓子。

2000年以来，沈阳冲水式公厕逐渐普及，大客车流动公厕和集装箱式流动公厕出现在大街小巷。特别是公厕革命后，沈阳市委市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翻建、新建后的公厕更加人性化。手机充电插口、喷香除臭除风设备、大数据公厕智能管理系统……一系列带着科技感的改变，不断优化着市民如厕的体验。

而对于苏广林和他的同事们，清掏工作也悄然改变——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解决便池堵塞的各类技术活儿。

小酒瓶、美容卡、音乐盒、袋装饼干……在苏广林劳模创新工作室，每个异物背后都是一次艰难的清掏。公共厕所最容易被异物卡住，通常维修工会用电钻打个大洞，不但影响美观而且返味，还容易被掉落的物品再次堵上。

▶ 10月13日，苏广林（左一）正在清掏沈阳八一公园南侧的公共厕所。



◀ 10月13日，在苏广林劳模创新工作室，苏广林向记者展示小学生给他写的贺卡。

本报记者 刘旭 摄

苏广林琢磨后，在蹲坑排水管正上方钻了一个小眼，先用细铁丝插入将异物推出，再用更细的铁丝在排水口辅助勾出。“不破坏外观，还能很快解决问题。”王雨和说。

### 从“苏师傅”到“苏劳模”

上午9时，苏广林驱车直奔位于和平区长白中路的公司。

今年8月，公司“上新”了一台粪便处理车，他再也不用往污水处理厂跑了。处理车对粪便进行粗滤，将糟粕变成粪干，将水净化成三类水，可以直接浇灌公共区域的花草。

“只有工作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不然会被新技术淘汰。”环卫设备的不断升级，让苏广林有了“知识危机”，他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自考了成人高中和大专。

每天开着清掏车围着公厕和垃圾处理站“打转”，透过车窗，苏广林对于街道“颜值”和市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尽收眼底。他的作业水平也在和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苏广林干活儿习惯“打出提前量”，对市场内、饭店旁的厕所，总是起早清掏，在营业前清运完毕；对低洼下窖的厕所，就用砖头在门口垫高，再培几锹土，防止雨水倒灌；对顶



棚漏雨的厕所，就用塑料布和油毡纸盖好。他负责的厕所两天不掏也不会外溢，还会做到“三净”——厕所内外干净，通道遗漏粪便粪迹扫净，车上、停车地点粪迹扫净。

苏广林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厕所的名称和清掏时间。46个公厕在什么位置，按什么顺序清掏，走哪条路线最节约时间，他都摸得门儿清。

“他的车擦得是全车队最干净的，车轮毂都没灰。”沈阳玉禾田环境管理有限公司维修工宛良才佩服地说。记者看到，就连清掏工具也被苏广林冲洗得干干净净。

2018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苏广林加入了劳模宣讲团，常常走进校园、社区分享自己的劳动人生。随着人们对他的职业有了更多了解，因为衣服“有味道”在公交车上被嫌弃的情况再没出现过，大家对他的称呼也从“苏师傅”变成了“苏劳模”。

“体面是自己给的，与干啥工作无关。”采访快结束时，苏广林笑着对记者说。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 铁路线上的防疫“情报员”

本报记者 马学礼 本报通讯员 闫军

10月29日凌晨1时，四周寂寥无声，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银川车站疫情防控办公室传来键盘敲击声，工作人员李璐正在电脑前忙碌着。此时，屋外气温已接近0摄氏度，屋里也很阴冷，可她的鼻尖却渗出了细小的汗珠。

10月18日，银川市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变得严峻，铁路防疫“情报员”李璐的工作也变得繁重起来。她需要每天为车站、集团公司及地方政府提供疫情防控的准确原始资料。

从原本每日制作4、5张统计表，到现在每天需要完成近40张，她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银川火车站管辖站部、8个车间和18个车站的1200多名职工、劳务派遣工及外包单位人员的每日身体状况、健康码情况等上万个信息数据全部在李璐这里进行汇总、分类。一旦遇有与车站关联的新增确诊病例，她还要协助地方防疫部门做好密接人员排查工作。从7时~22时，李璐的固定电话和手机铃声总是此起彼伏地响起。

每日面对庞杂、琐碎的数据，李璐丝毫不敢大意。有时，为了确认一个数据，她需要反复与车间、车站负责人核对。

10月25日，在协助防疫人员对一名确诊病例进行流调时，李璐发现，该病例曾乘坐银川至青岛北动车组列车，而这趟列车途经银川火车站管辖范围内的5个车站。为第一时间排查出相关密接人员、减少传播风险，接到排查任务后，李璐不停地与5个高铁站的主管负责人沟通联系，详细了解车站职工当日作业地点，确认是否存在空间交集等情况。

等全部信息核查准确、上报完毕，已是凌晨两点。她开玩笑说，这份工作有“三费”——费眼睛、费口舌、费手机。

最近半个月来，李璐办公、吃住都在车站，无暇顾及家里。她说：“关键时刻就得往前冲。”

## 压缩机维修“破冰者”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张丹扬

在油田生产维修领域，始终伫立着一座技术高塔，那就是压缩机自主维修。很多年来，压缩机大修模式一直被“冰封”在困境中；依赖第三方、维修周期长、大修费用高昂。

20年前，中石油新疆油田油气储运公司彩南站维修班员工肖刚站在压缩机维修这座技术高塔下，面对数十吨重、上千个零配件的压缩机，下定决心钻研设备结构，冲上这座技术高峰。

青春的斗志欲与沙漠拼热情。从此，一个身着红色工装的身影总会出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的厂房里，紧盯眼前的彩色“庞然大物”，倾听机器运转的声音变化。

2010年，肖刚所在的维修班有了一个新名字——肖刚班。这是新疆油田公司第一批以班组长命名的标杆班组。

凭着这份专注与执着，肖刚成功打破了压缩机维修的技术壁垒，带领维修班员工开展了压缩机冷却液更换、压缩机空冷器改造等15项重要技术革新。肖刚班也实现了独立完成各类型维修保养任务的目标，成为行业内名副其实的“破冰者”。

对于油气储运行业来说，设备故障及时得到维修是油气安全输送的关键。肖刚班所在的彩南站距离油气储运公司基地20多公里，就像一座孤岛伫立在茫茫沙海之中，为了减少因距离带来的故障处理不便，肖刚向班员提出号召：不等不靠，依靠过硬维修技术解决问题。

为提升维修技术，从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彩南站维修现场到全国各地维修知识的培训班，再到同行业生产单位的维修现场，都能看到肖刚的身影。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集团公司技能专家、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肖刚将经验和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员工，让更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技能人才。

## 项目“网红”创效记



本报通讯员 郭传海 曹筱璐

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曹光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成为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员工心中的“网红”。曹光“走红”靠的是抢眼的创效表现。

2008年，曹光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当年8月，被分配到武襄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实习。曹光每天跑现场发现，窝工、返工现象时有发生。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法改变这种现状。

2019年，担任公司经营部负责人后，曹光给自己和经营部定下目标：提升公司经营水平，助力公司综合收益跻身电气化局集团第一方阵。

上任伊始，曹光对责任成本管控实行“七交底”——制度体系交底、投标报价及合同交底、施组方案交底、物资管理与创效交底、成本核算与财务管理交底，责任预算及经营创效底、劳务管理交底。

经过两年摸索，曹光心里有了谱，提出在新上场项目建立“责任成本管理试验室”，深入剖析成本构成，弄清项目的亏损“深坑”和增收源头，对所有分项工程实行一事一算、先算后干、完工即算，不留“尾巴”和后患。

2020年以来，曹光带领经营部员工，先后深入敦白高铁敦化和白河项目部等重点项目，逐一推行责任成本管控“七交底”。对于重点分项工程，一项一策下达责任预算通知书。

对于存在潜亏风险的项目，曹光通过“红、橙、黄”预警机制，每个季度进行专项预警，对达到红色和橙色预警的项目，重点盯控、整治。从2019年到今年上半年，三公司综合收益率一直在电气化局集团所属7大公司中排名第一。

时，有时也会长达7小时~8小时。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潜水员每次出水都全身酸痛。

卢洪飞解释说，“水下环境压力较大，人体由高压回到低压环境需要进行脱饱和，一个周期大约需要12小时，脱饱和不充分，易引发减压病，因此中途不能返回船舱进行休息。”

潜水人员下潜到40米以下，还易出现“氮麻醉”。

“就像喝醉酒的状态，会反应迟钝、兴奋话多、失去平衡……”2013年，卢洪飞参与甘肃刘家峡水电站项目施工时，同事由于下潜速度过快，出现了“氮麻醉”。看到同事身体逐渐失控、漂浮、上升，卢洪飞立即向地面报告，并迅速潜到同事身边进行保护。

“人体回到压力较小的水域后，‘氮麻醉’现象会自动缓解和消失，稍作适应就可以继续下潜。”卢洪飞说，水下孤独黑暗的环境，增进着潜水员之间的感情，他们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 全能：练成“盲焊”绝技

焊接、切割、浇筑、打钻、打捞、爆破……与陆上施工人员不同，工程潜水员并不细分工种，需要具备多种技能，也因此被业内称为“全能选手”。这其中，难度最大的要属水下焊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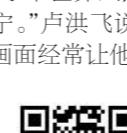
“我们采用的是水下湿法焊接，焊条经过

防水物质浸渍，能在水下稳定燃烧。焊条燃烧会产生类似气泡的隔离层，形成相对干燥的空间，这样就可以焊接了。”卢洪飞说，陆上焊接考验的是焊接技术和工艺，而水下焊接更大的难度来自环境。

“水下杂质多，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焊条很难彻底清理干净，一旦焊枪停止燃烧，焊条产生的气泡就会消失，焊接面突然接触冷水易导致焊件脆化，使用寿命和韧性都会受影响。”卢洪飞告诉记者，水下低温、水流、水压、能见度低等外在因素也会给潜水员带来干扰，因此工程潜水员需要练就“盲焊”技艺。

2016年，卢洪飞参与牡丹江市荒沟抽水蓄能电站水下续建工程，当时水质非常浑浊，能见度只有5厘米，所有施工都靠触摸进行。在水下“盲焊”的卢洪飞，根据运条进度和声音就能判断焊接质量。

“水下世界虽然艰苦，却有着难得的纯粹和安宁。”卢洪飞说，水下生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经常让他陶醉。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本报记者 张婧 杨明清

早上6时，伴随初升的朝阳，城市慢慢苏醒，卢洪飞结束4小时的作业，从十几米的水下“工位”回到地面。

卢洪飞是山东省青岛市太平洋水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潜水员，他的工作需要每天负重35公斤在深水之下焊接。工程潜水对从业者的技能水平要求很高，全国持证从事水下工程焊接与切割的“蛙人”不足150人，卢洪飞便是其中之一。

### 危险：遭遇“惊魂时刻”

身穿特制潜水服的卢洪飞逐项检查潜水作业设备，一切准备就绪，他背上35公斤重的应急气瓶、压铅等装备，一头扎进深不见底的水中。

几分钟后，船舱监视设备传来卢洪飞水下焊接的画面，夹杂着气泡的金色火光将钢筋网格连成一体，这番“水火交融”的景象令人赞叹称奇。

2006年，19岁的卢洪飞来到公司，成为一名预备工程潜水员。</p